

中国当代作家精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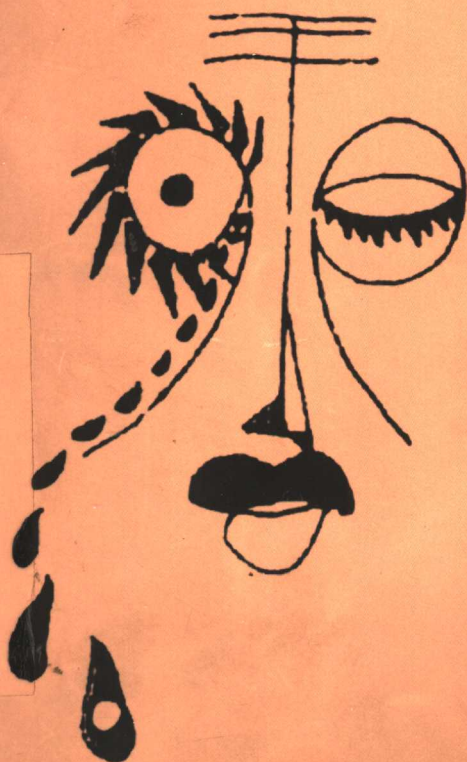
池叶野戈苏刘李林汪格
莉兆言莽辛菱童武文澜旗非言

黑头发披到鼻尖

何锐 主编

SHAN
HUA

短篇选萃



中国文学出版社

黄果树书系

中国当代作家精品

黑头发披到鼻尖

何 锐 主编

中国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数据

黑头发披到鼻尖/何锐主编. —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 2000. 12

(黄果树书系·中国当代作家精品)

ISBN 7-5071-0596-2

I. 与… II. 何…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1247.7

中国图书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74008 号

黑头发披到鼻尖

何 锐 主编

(北京百万庄大街 24 号)

中国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人民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20

字数 2500 千字 印数 3000 套

2001 年 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71-0596-2/I·552

(全十册) 总定价: 180.00 元

献给新世纪的花束

何 锐

转瞬间,我们就将跨进新世纪、新千年的门槛,在世纪之交的最后时刻,回顾中国文学近十年的发展历程,我们难以抑制内心的激动和喜悦。九十年代市场经济潮汛的及时来临,催动了我国社会生活的巨大变革,也给文学的发展带来了挑战和机遇。大众文化的勃兴,现代传媒的发展,生活节奏的加快,使得文学从中心退居边缘,从而回到了自身应有的位置。文学的轰动效应早已风光不再,文学作品广泛的社会反响已逐渐为鲜为人知的圈内影响所取代。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作家创作力的萎缩或者作品实际水准的降低。近十年来,文学创作适应社会转型,拓展了新的生长空间,视野更为开阔,形式更加丰繁。文学观念、主题开拓、叙事方式等方面都产生了新的变异,有了新的发展。特别是文学主体性和自由创造精神的强调,导致文学形态和价值取向的多样化。与意识形态的相对疏离,使文学的重心发生了位移,文学有幸成为个体生命活动的一种存在方式,个体生命经验的审美传达,并由此而推衍出它的社会意义和人文精神内涵。事实是最有说服力的,近年来,新的文学现象纷至沓来,作家的审美视角不断调整。就小说而言,其叙述风格和介入现实方式的变化,个性意识和私人话语的扩张,世俗化和民间文化形态的切入,现代性精神建构的不懈尝试,以及后现代语境的大面积覆盖,使世纪之交的小说创作呈现出全方位跃动的

态势。文坛提供的最新信息和中国作家近十年的创作实绩，都是汉语文学总体水平提升的表证。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的未来格局中价值和地位的凸显，已成为新世纪的诱人前景。

在推动九十年代文学发展的过程中，文学期刊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它不仅发表了大量引人注目的优秀作品，推出了大批有活力和潜力的文学新人，而且还常常扮演引领文学潮流的角色。九十年代是编辑与作家平等对话的时代。越来越多的文学期刊编辑，开始重新体认自身的价值，他们不甘于为他人作嫁衣，视编辑工作作为一种创造性劳动。编辑的创新意识和开拓策划能力，成为衡量其水平和成绩的重要尺度。而对刊物的创新策划，通常都有编辑自己的构思、设计和运作方式，但这决非商业化的包装和“炒作”，而是着眼于刊物内在品质的全面提升。这种策划能力的获得，正是基于对文学发展态势的敏锐把握，对新观念、新思路的执着追求和对文学自身规律的尊重，同时也得益于策划者的超前意识、想象力和新的思维方式。只有在总体策划到位的前提下，刊物才能进行卓有成效的具体运作。策划的导向作用首先体现在富于创意的栏目设置上，体现在作品的语言风格和作家阵容的展示上，并且贯穿于组稿、选稿、改稿、发稿的全过程。可以认为，对刊物创新的成功策划是编辑创造性精神活动的重要成果。

这套黄果树书系便是《山花》近年来创新策划结出的硕果。它的缘起可以追溯到九十年代中期。当时，文学期刊正面临困境，步履维艰。已有一些期刊因不适应市场的需要而被迫停刊。也有不少刊物不得不改变自己的办刊宗旨，以迎合市场。而此时，《山花》的改革刚刚起步。为了刊物的生存和发展，《山花》的编辑们不失机宜地转变了观念，毅然选择了一条“依托企业，依靠社会，坚持文学理想、坚守纯文学阵地”的办刊路子。从94年起，《山花》与黄果树集团联姻。黄果树集团以其雄厚的实力

为《山花》输血,帮助《山花》上台阶,上档次。企业的无私支持,使编辑部同仁有了压力和动力。《山花》必须办出水平,办出品位,办出全国性影响,进而办成品牌。这是大家共同的心声。改版后的《山花》迅速作出了新的定位选择,确立了开放、兼容、前卫的办刊立场。开放、兼容、前卫都以文学性为旨归,它们是三位一体的。刊物的开放性品格必然导致艺术品位的提升,兼容则意味着风格、形式的多样化,而鼓励探索的前卫姿态,又昭示着对艺术创新的提倡。作出这样的定位选择是基于我们对文学的理解和对世纪之交中国文学和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的把握。确立定位选择之后,我们始终把创新策划放在编辑工作的首要位置,把品牌栏目的创立作为重中之重。在栏目设置上,既不能有悖办刊宗旨,又要充分体现刊物的前瞻性特点。凡新开设的栏目,都要在实践中加以检验,如果读者、作者喜欢,该栏目稿源充足,读者反馈信息也多,我们就予以保留,并加大组稿力度,将其办成品牌栏目。“跨世纪十二家”的推出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我们一直认为,在东西方文化交汇的大背景下,即将来临的世纪为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提供了新的契机和可能性。在世纪之交脱颖而出的文学新人,是中国文学的希望之星,富于良知和责任感的文学期刊编辑,理应把关注的焦点集中到扶持跨世纪文学新人这一战略目标上来。因此改版后的《山花》,一直关注文学新人,特别是那些富于活力、具有独特创作个性的文坛新锐。在栏目设置上,我们特意向跨世纪一代作家倾斜。先期推出的“跨世纪星群”相继发表了三十多名六七十年代出生作家的作品,他们都是在全国有一定影响的文学新人,其中有的作家就是从《山花》走向全国的。这个栏目持续了三年之久,仍受到欢迎,我们索性向国内文学界知名人发出选票,通过投票方式从三十七位作家中遴选出十二家新锐,在“跨世纪十二家”中再度隆重推出。这个栏目刚一问世,就被某家出版社看中

了,当即预约结集出版。后来另外一家出版社编辑发现,《山花》的好些栏目都颇有特色,适合出书。比如“自由撰稿人”,专门刊登属于文坛新现象的自由撰稿人的小说作品以及描述其生存状态的背景文字。自由撰稿人这类职业写手已严格区别于在体制运行下的专业作家。对这些写作个体户而言,创作已成为他们生存的第一需要,他们没有理由不全身心地投入。他们的作品理所当然地受到读者的关注。还有“文本内外”栏目,同时发表作家的小说作品和关于小说观念的文论、随笔,以便相互参照,加深对作家创作的理解。这同样是读者感到兴趣的。至于“三叶草”这个历久不衰的品牌栏目,同时推出一个作家三种不同体裁的文学作品(小说、散文、诗歌),有助于多方面展示和挖掘作家的创作才能,不仅为文坛新锐所关注,也受到更大范围内作家的青睐。上述这些栏目的作品在黄果树书系中依次结集成六本书,基本都按原有的面貌展示给读者。还有四本书则是从《山花》改版以来发表的大量作品中筛选出来的中篇和短篇的结集。这些作品分别刊载于“新向度”、“山外山”、“文体实验室”、“小说新视界”、“短篇选萃”等一系列新颖栏目内,作者涵盖老、中、青作家数十名之多。我们尽可能让不同风格、流派、形式的作品在其中都有一席之地。先锋的、传统的、写实的、现代的、后现代的,不拘一格。这样做,有助于扩大文学的话语空间,使之具有更大的包容性,给读者提供更多的信息量和审美选择的余地。

黄果树书系是《山花》改版以来佳作的一次集中展示,其间凝聚着作家们的心血和汗水,我们首先要感激他们的创造性劳动。这套书系,以黄果树命名,是山花向黄果树的倾情回报,没有黄果树集团这棵参天大树的庇荫,“山花”的怒放是难以想象的,在这里我们谨向黄果树集团的集团领导和全体员工致以崇高的敬意!同时,我们还要向出版这套书系的中国文学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们表示由衷的感谢,多亏他们的胆识和对美的发现,我们才得以向21世纪献上这样一份厚礼。

目 录

1. 朱 君 黑头发披到鼻尖
9. 莫 言 蝗虫奇谈
20. 格 非 未来
25. 裘山山 行窃奇遇
35. 王建平 明亮的黄昏
46. 戴 冰 一颗石子掉进河心
57. 老 虎 晚上喝了一点酒
71. 徐锁荣 高庄二鬼
88. 贺 奕 火焰的形状
106. 刘照如 竹器
118. 余述平 为什么把草帽戴在我头上
132. 金 瓯 零度体温
152. 冉正万 露草珠花

163. 汪曾祺 薛大娘·菜生小爷
173. 林斤澜 白脚·变脸
180. 李国文 见鬼·老古玩店
192. 刘心武 袜子上的鲜花
201. 苏 童 一朵云
210. 叶兆言 作家林美女士
223. 丁 天 剑如秋莲
233. 戈 麦 游戏·猛犸
242. 张 继 贷款
260. 石钟山 5182 兵站
273. 谢友鄮 关东四壶
284. 叶 辛 思凡的信——《孽债》后面的故事
292. 星 竹 毛地之行
303. 野 莽 小说两题
315. 关仁山 假眼
330. 池 莉 请柳师娘

黑头发披到鼻尖

朱 君

春天到的时候，他们异乎寻常的憔悴。他们的身体蜷曲着抵抗外力又抵抗不住的样子，他们的嘴唇干燥得起泡并涂抹了一层细盐状的物质，最能说明他们的是他们的脸膛：黄中掺黑，枯槁无神。头发如同一把没劲的黑稻草，倒伏至鼻尖，他们就是这副尿湿裤子的模样。

辛力和鲍晓雯坐在一张桌子的两端，那时他们很不对劲。辛力吃他的鸡蛋面，鲍晓雯吃她的三鲜面。他们边吃居然边聊天，所聊的当然不是海雨天风。

鲍晓雯吃相绝好且极有技巧，她纤细的手强悍地操纵着筷子，她夹起一叉不多又不少的面条挑进嘴里然后用匀称的节奏咀嚼，一份整个儿的优雅。辛力天生是一个大笨蛋，筷子在他手间没有一丁点的灵气，他缩嘴把面条一根一根地朝肚子里吸。辛力的萎缩突出地表现在他的眼睛上。他把目光埋进碗中，看鸡蛋黄怎样从扯破的鸡蛋白中流出来被面汤烫成黄丝丝的。他甚至认为自己日益逼进一个真理：所有的人本质都是软弱的，男人在自己心爱的女人面前就是应该软弱得不可收拾。

“女巫回来了没有？”鲍晓雯的这一问或许是对冷场惧怕或许是要把握发话的主动权。

“回来了，第四节课时我见过她。”

“女巫对你不错。”

H . G . S

“女巫对你不错，对我不好。”

“她讲了你若干的好话。”

“她是我的天敌。”

“你怎么可以这样讲话？”

“她应该疏远你。”

“为什么？”

“你们太好了，我的存在对你一点也不重要。”

鲍晓雯启动筷子，又放下。她端起海碗借喝面汤遮住自己闪烁红光的脸。随后她又把筷子握在拳心，缓缓地搅动让面汤旋起生动的是非。她干这活干了好一会儿不见辛力的反响，于是她让睫毛缩上去抬眼看看对面只把话讲一半的家伙是怎么回事。此时辛力的目光已跳出面碗，但你不晓得他在看什么，他似乎什么都看什么也不看，眼神流荡失守。鲍晓雯觉得辛力的眼睛是一件无可放置的赘物。

鲍晓雯挪动了一下大书包，辛力便还过神来。鲍晓雯堵住了他欲启的口。她让他“快吃”。鲍晓雯的话也提醒了自己，她非常犹豫地站了起来又非常犹豫地走出了面馆。辛力觉得自己没有能力拦住她的前行，只能缠绵的目送她淹没在大道的尽头。

女巫在寝室里结毛线，她的铺位靠临北边的窗户。冬至的那天她剪了一双“喜”字贴在玻璃上，然后用牛皮纸把窗子蒙上，并在面对寝室一面的牛皮纸上也贴了一双“喜”，她这么做使寝室里的气氛很不协调，昏暗与喜气别扭地绞在同一空间里。整整一冬她都在结毛线，时间在她手头就这么流过。女巫要结的东西你无从知晓，她无休止地结一个灰颜色的平面，那玩意摆在书桌上有十来层，沉甸甸的样儿。晚上十点半钟熄灯，这时寝室管理员最兴奋。她伸出老手按一按红电钮把那群白日里趾高气扬的黄毛丫头锁进黑暗之中。女巫不管这些，依旧结她的毛线，同寝室的同学们发现，女巫那双不大的眼睛在夜深人静

之时，会甩出两道特别的光束，绿盈盈的，象一只怀崽的波斯猫。

鲍晓雯那天在熄灯之后还赖在女巫那里。女巫随手翻开《易经》的某一页，非常得意地告诉鲍晓雯：“今年我能嫁出去，而且能生一个胖小子。”女巫掀开蚊帐门挪开帐子里的两片棕榈叶，里面隐伏着一张年历，她认真地勾去年历上的今天。

辛力猛叩玻璃窗，鲍晓雯用手指在牛皮纸上捅一个洞，凑上一只眼朝外看。辛力被囚在外面，他双手把着两根铁窗条朝屋里喳呼：“女巫，我来探监啦，你看今天的月亮多么好。”鲍晓雯的视线被辛力遮住了，她只看到辛力的棱角处有生冷的白光。女巫调侃道：“春天来了！”鲍晓雯便注意摇曳的玉兰树，她看到玉兰树已经打起了花蕾，那花蕾凸现在光秃秃的树干上，像没有点燃的红蜡烛头，灰红的颜色又脏又旧让鲍晓雯感到恶心。鲍晓雯说：“窗外的玉兰花非常邪恶。”同寝室的人原先并不搭界，这下子有了共同话题。女巫说：“圣女鲍晓雯变坏了，纯情少女说不出这歹毒的话的。”其他人跟着起哄，鲍晓雯左挡右推还是招架不住。辛力没想到鲍晓雯这时还在女巫这里，他一下子拘束起来，他觉得自己应该帮一把鲍晓雯，不让别人对她说三道四。辛力摘了一支玉兰花蕾，一本正经地告诉大家：“鲍晓雯言之有理，这花蕾像青面獠牙的妓女，眼神脏兮兮的，脸上抹了厚厚的胭脂，但没得抹匀，青黑色的底子还是暴露了出来。”辛力的话败了大家的胃口，鲍晓雯气愤地敲打桌上的搪瓷钵。只有女巫例外，她狡黠地一笑，索性撕掉窗子上蒙着的牛皮纸。屋里的人看到：她们的寝室里亮堂起来，黄橙橙的月亮贴在玻璃窗上，辛力站在玉兰树与月亮之间。女巫看到伙伴们一个个愣得可爱，便朗诵起当时校园里流行的歌谣：

春天到，
猫儿叫，

石头也要跳三跳。

辛力和鲍晓雯都认为自己没有去过 T303，女巫偏偏说他们去过 T303，她分别对那两个人说：“你坐这边，他（她）坐那边，你们的书包放在一块。”辛力、鲍晓雯起初竭力否认，后来都怀疑自己来。他们努力回溯他们在 T303 的情景：他们隔一条河聊天，河里有两条鳗悠悠哉哉地游晃，他们还把女巫寝室后的玉兰花移植到了河边，水里的月亮一个劲地灿烂。

春天九点五十分时太阳暖洋洋的。这时他们面对一个好太阳和二十分钟的课间休息，你想想他们是多么的惬意。辛力被那片古红色的墙牵住了鼻子，他穿过一片低矮的灌木接近那片墙。墙下一群头发很长的小伙子充当风景，他们各自捧一本书，将书倒着看，他们是要晒掉身上和书中一冬的晦气？辛力知道这片红墙已经有一百二十多年了，上面有斑驳的字迹“五江师范学堂”，这是这座古老学府的象征与骄傲。走进那扇朱红色的大门就是 T303。T303 清冷凄楚，地面与屋顶的间距很大，地面一律铺着泥罗砖，墙上的石灰大块大块地剥落了，辛力疑惑起来，觉得自己是在一座破散的庙宇里。辛力的目光在 T303 扫视了一圈以后便放弃了所有的企望。这么多无用的空间只能造成你空空荡荡的感觉，他联想起自己在睡梦里走过一片寂寥坟场的滋味，他觉得早晨十点钟的太阳在 T303 苍白如纸。辛力感到了冷，懊悔自己过早脱掉了棉袄。

鲍晓雯在 T303 的对面，她在灌木丛里。她看到辛力迈着小八步走进来，又看到他晃晃荡荡地走出来。她料想辛力走不出那红色的背景，T303 限定了自己也限定了他。自己和辛力正是以 T303 感知自己存在的，这正如月夜下自己的影子那样，似乎想不顾一切地奔跑出去甩掉自己，一眨眼又乖乖地蜷缩回头。上课铃响的时候鲍晓雯一甩辫子，于是她和辛力脸上掠过一道阴影。

下一次再下一次……的上午九点五十分他们依然如此。

女巫开始拆自己的杰作，她把织好的灰色平面抽成灰色的线团团。她干得抒情充满诗意。辛力站在窗外的暮色中向她讨教事情：

“和心爱的女人面对面坐着谈事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泡汤，肯定泡汤。”

“这么严重？”

“当然这么严重。”

“你不要吓唬我。”

“傻冒，谈判才面对面，那样会产生敌意。”

“我请你吃晚饭好不好？”

“请我吃什么饭呀？”

“请你到学校西边的小面馆吃三鲜面。”

“没空！”

“没空？”

“没空。”

女巫摆出一副等人的架势，好象稍有疏漏所要等的人就会从眼皮下流失。你在意识到她在等人的时候，你会觉得她很美，美到无从描述的程度。后来鲍晓雯把女巫的饭菜代打了过来，女巫让她把东西留下便将她撵走。女巫狠命地关门就旋起了一股风，风传到她的蚊帐里，棕榈树叶便像一组琴键依次起伏，奏起婆娑脆响。女巫此时抬头看棕榈叶，她的双眸中充满记忆，你从她的眼睛里会看到一个湿漉漉的星空，星空下棕榈树晶莹剔透。女巫的眼中为什么会有这些呢？女巫真他妈的伟大！

鲍晓雯终于有一天走出了灌木林，她径直走向 T303。辛力不合时宜地穿了一件黑棉袄在里厢慢腾腾地闲逛。鲍晓雯不晓得辛力为什么见到自己平静如水。鲍晓雯、辛力默默地擦肩而过形同路人，他们像浮动在真空之中，T303 止息了本应有的惊

H . G . S

涛骇浪,将他们的感觉大大钝化。

辛力走出 T303 后一屁股坐在肮脏的红墙角下,他模仿那群蓬头垢面的小伙子将书倒过来看,他的双脚埋在灰尘之中,你只能看到他的脚拐。春天十点钟的太阳把尘埃烘起,尘埃舞蹈,展开一片灰蒙蒙的场景。鲍晓雯悄悄地挨辛力坐下,后来女巫也加入这一行列。他们顶着一方湛蓝的天,他们的眼神穿过尘埃在蓝天上飘扬。天空中响彻着中文系学生“五月合唱团”邈远的歌声:“黑头发披到鼻尖,哎哎唷、哎哎唷,天空像石头矗立,清亮的石皮,我们是昂扬的大机器……。”

蔡先生长人中、长鼻子、长脸、面如古铜,相貌古朴。学生们认为他不着长袍马褂没有道理。蔡先生将考试卷分发下去便闭目养神。他时常跟学生说自己苍老得厉害,每隔一分钟自己就苍老一分。孩子们埋头答卷,他看不清他们的脸只看到他们蓬乱的头发,蔡先生看着看着就感动起来,学生们是为我的唱歌才忙成这副熊相的。学生们一个个变得模糊起来,连女孩也长出了苍老的胡子。“他们老啦!”蔡先生自言自语。

辛力是考场上惟一穿黑袄的,蔡先生居高俯视他,蔡先生觉得自己是坐在飞机上,鸟瞰茫茫雪野中的一只野兔子。蔡先生把自己对辛力的错觉扩展到每个学生身上,这样,他眸子里奔驰起一大群兔子,他们亡命地想穿越捕获他们的路障。

猎手出现了,那人和自己一模一样。蔡先生脸色冷峻。

猎手刻板地抬起鸟铳、瞄准、启动扳机。“砰!”子弹四下散开,兔子们在雪地里扭秧歌,几十行歪歪斜斜的血印,兔子们撂倒于一边,双腿还在挣扎……

蔡先生眼前闪过的镜头极其残酷,令他目不忍睹,蔡先生感到凶手就是自己。他按照点名册,将学生名字与人脸逐一对号,并意味深长地将目光在每个人身上滞留一分钟,然后再闭眼。

鲍晓雯是第一个交卷的，蔡先生接过她的卷子又压在讲台上，他那走得很远的意识不曾回头。他用愧疚的口气对自己的高足说：“你嗓子好，歌唱得不赖，参加‘五月合唱团’吧，那玩意儿算4个学分的。”

鲍晓雯一下子被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脑门，她用眼睛把疑问号写得老大，然后再推给这位学问很深的先生。

校园里没有棕榈树。

女巫近来每天晚饭后领着辛力、鲍晓雯到一个丑陋广场拐角处的咖啡厅里喝牛奶，牛奶每杯三毛钱，他们轮流做庄，想把自己喂肥。

广场上人如潮，你搞不清楚，这么多的人是从哪来的，又要去哪里。你只看到这里的男人们胸脯挺得夸张，两条腿像两根木桩那样麻木地朝前跨去，生硬做作的步伐带着身体随之左晃右动。你看到这里的女人们刻意摆出优雅的姿势来，她们东张西望、前顾后盼，以期人们的回应与鼓励，但她们的肢体肿胀，被春风吹起的衣褶鼓荡不出一丝的仙气。这样，他们三个人只好渴望下雨。下雨他们就会赏心悦目，那时乱糟糟的广场上，骑自行车披雨披的人，就会成为真正的红男绿女，他们沿着大转盘旋起斑斓的色彩来，激活你的一些活生生的感受。

你难以理解一个城市的春天里竟天天艳阳高照，你知道这些时反正辛力已经没命了。他是病死的，但具体的病因不详，有人说他过世之前曾狠命地踢门一脚，就这样简单。在辛力咽气的同一时刻，女巫和鲍晓雯都看到一只让人腻怪的野猫在玉兰树上上下下蹿动，临走时它粗短的尾巴沿着女生寝室的后窗懒洋洋的擦过。

辛力遗下了一本日记。

鲍晓雯、女巫竭力想制造一些挽歌的情调，她们到小面馆吃了面，在T303古红色的墙角下晒太阳，到丑陋广场的咖啡厅

里喝牛奶。但她们仍然悲伤不起来。后来她们翻开了辛力的日记本。日记本的扉页上摘录的是“五月合唱团”传统节目的一首歌的名字：

黑头发披到鼻尖

鲍晓雯最为失望，她没有翻到她所想看到的内容。辛力的日记和填充一样，机械而有规律，几乎是千篇一律：“今天是×年×月×日，今天的日子比昨天又长了许多。”

女巫回寝室之后将蚊帐里的棕榈叶清除到窗外的玉兰树下，还把蚊帐里的年历撕了个稀巴烂。她手把手地教鲍晓雯结毛线，鲍晓雯学得异常专注、认真。女巫、鲍晓雯不再在外面游荡，好像一夜之间突然长大似的。一切都在变，三鲜面不再是一元一碗，牛奶已从三毛涨到二元五毛，只是学生“五月合唱团”的歌声还在萦绕、回荡：

天空像石头矗立，
清亮的石皮，
我们是昂扬的大机器。

啊——

黑头发披到鼻尖！

.....